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四回 焚貢院天庇奇才 獵上林君嘉神箭

詞曰：功名若為一人偏，特地棘闈燃。少年得意真堪羨也，直是平步登仙。前番避禍，此番邀福，禍福總由天。聞雞起舞著先鞭，功烈已巋然。今朝喜得君王眷也，方顯草莽英賢。射雕神技，除凶勝算，謀勇實兼全。——右調《御街行》 話分兩頭。且說凌駕山同魏義、褚愚、周貴四人在山東兗州府起身，一路曉行夜住，渴飲饑餐，趕至京中，已是八月初六。大家見場期已逼，還要去納監報名，一兩日裡怎能停當，料想不能進場。凌駕山十分不快，然也是無可如何。那周貴卻甚了當，尋了一所寓處安下，即在貢院東邊，離貢院有三里多路。明日便去察訪吏部薛主事下落。在會同館裡查問，那薛主事於上年已經調了外任，出京去了。周貴訪得的確，回寓報知。駕山聽了，又添上十分不快。褚愚道：「此事我原料到。」便和周貴商議納監。凌駕山道：「今科既不能進場，納監卻也無用，何必又費你的錢鈔。」褚愚道：「相公說那裡話來！家鄉既有仇家，不便南返；若不納監以圖將來，卻不把功名拋廢了？總則是納了監，在監肄業。若不樂住在京中，原可到我那邊去住。再打聽家中事體平定，然後去留悉聽相公。還有一說：如今山東賊寇未知如何，相公莫作歸計。」凌駕山見褚愚說話有理，又見他作事是這般懇摯的了，便不好只管卻他，順其所為。帶來的周貴果然能事，他原隨著姚茂功幾年，不但路途在行，而且又曉得衙門規矩，善於察探；不相知的人，只要打了半日淘，便莫逆了；鑿貌辨色，登答得來，都中款曲。所以褚愚這等忠厚老成人，有了周貴，也變作伶俐人了。褚愚凡事付托，也不猜疑。

當下週貴取了銀子，便去部裡替凌駕山納監。原是凌六鼇的名，總不提及江都縣裡生員。到了初十日，已是部裡給有執照，准作監生，便得咨入國學；又在祭酒那裡用了常規，撥在東舍肄業。共費去三百餘金。事件都已妥妥，凌駕山也自歡喜。

十一日，參謁過堂上老師，出來，到貢院前過，只見許多人擁住了，不容過往。走路的都要迂道遠行，知是第二場點名了。凌駕山立看一回，喟然長歎，自念：「若得早進京數日，停當了監生，便可進貢院考試。或者我們南卷自與北邊才學不同，僥倖中式，豈不大快！」心上便忿忿不平。又念：「功名遲早，自有定數，氣他則甚！」看了多時，天色將晚，忽然起了大西風。初起時，一陣兩陣，稍有間斷，到後來漸漸大了，總無歇息。霎時間，灰沙塵土，蔽滿空中，日色無光，風威大作。怎見得好大風？

飛廉逞怒，屏翳揚威。初起處，節竹搖鬆，喜聽凌空逸韻；到後來，金戈鐵馬，愁聞震地狂號。玉樹亭亭，也慮摧殘金谷；井梧拂拂，不堪搖落銀床。詩人有且暴之譏，終朝興歎；壯士具奮然之志，破浪乘時。征夫行路添悲，戍卒守邊加警。飛塵捲土，滿空霧起煙騰；拔木揚砂，遍地山鳴谷應。任是你深沉重幕，吹將來寒色侵肌；縱饒他幽靜清齋，隔不斷紅塵撲面。正是：

天上雲迷遮白日，海中濤激湧銀山。可作一篇《風賦》。

凌駕山見風色大了，便走回寓所。褚愚等也因風大，俱回寓中。褚愚道：「相公今日參謁老師，為何去了許久？」駕山道：「轉來在貢院首經過，看他點名，立了多時，故爾來遲。」褚愚道：「相公若早進京數日，此時也在場內了。」駕山歎氣道：「方才我也是那般想的，但是有命存焉。我若有進場造化，又不躲避災難了。」魏義道：「而今事已如此，相公也不要盤桓，徒然不快。」少頃，天已黑了，風勢只管大。褚愚道：「明日風息了便好，不然場裡頭如何做文字？」駕山道：「便是。就有了油幔布袱，遇著這等大風，灰沙先難招架。我與你南邊也未見那等大風；即有，也是稀逢的。」周貴在旁道：「北邊的大風是不時的，更有很大的哩，真個要吹跌了人。」閒話一回，吃了晚飯，上床安睡。

半夜時候，褚愚起來小解，還聽得風聲未息，便不敢大開門扇，略露一些，以便撒溺。只見得庭心裡大亮，心上奇異：那時月已銜山，那得月光狠亮？拽開了門，探頭向天上打一看，只見得滿天通紅，明知是火，但不聞喧嚷聲息，卻不知何處火起？料來隔得遠哩。心下雖則吃唬，還不十分著忙，低低的喊那周貴起來。周貴在睡夢中被叫，驚醒轉來，問道：「有何事故？」褚愚此時已穿好衣服，答道：「周貴，你快起來，外頭不知那裡火起了。」周貴聽見了，吃唬不小，急忙起身，早已驚動了凌駕山、魏義，聽見個「火」字，一總都起來。周貴尋了火種，點上燈時，主人家也都有起來了。只聽得街坊上人聲喧哄，馬蹄兒走得響。魏義是老到的人，同褚愚、駕山等在房中，周貴出門打聽。不一時，打聽得來，說貢院內火起。

原來此處離貢院有三里多路，故但見火光燭天，不見火聲摺耳。後來街坊發鬧，馬蹄聲響，卻是巡城坊官，以及巡夜汛官等，因救火經過此處，故此響動。那時火光大盛，合京城皆知。周貴付了一信，又看火去了。

凌駕山道：「貢院內頗多房屋，赴考的以及在場人員又眾，自然到傷人地位。且值那股大風，不知幾時才熄？」大家咨嗟了一回。幸虧此處離貢院遠些，總不見人家慌亂。魏義道：「前日尋寓所時，料想進場不及，故爾尋了這遠的；不然也尋了近地，如今那火起，卻不大受驚唬。」駕山道：「據你說來，若進得場，便尋近寓，這個還了得哩。這段敘得入神。你們在外的驚唬，何足為奇；我在場內的受唬，如何是好！」魏義二人會意了，又咨嗟感歎，倒是不得進場的造化。只見空中有火塊，或大或小，從西邊飛將來。也有落在庭心裡，象似紙張式樣。褚愚道：「你看麼，離了偌多路遠，尚有火塊飛來，這場火燒得利害了。」駕山道：「必然是燒著了文卷房了，不那有這許多紙張火塊？」少頃天明，火猶未熄。

你道那貢院內的火因何而起？只為那西風起了，寒冷逼人，那些外簾官員帶來的吏書家丁們，因侍候官府，夜深天冷，聚在空屋裡向火；偶被傳喚，一哄走了，竟不將餘火打滅，被風勢卷散，便延燒旁屋。卻也是不測天災，數該如此。

那火乘著風勢，只管打起旋窩兒來，把火散了一貢院，處處燒著。滿場士子，有點名早的，進了號房，也有假寐的，也有真睡的，候著出題。今被火四路亂燒，不知東南西北。亂跑亂撞，都有走入火中自尋死路，滿場號哭之聲，呼天搶地。初先院裡號呼，外面來救火的官役兵丁，還指望內裡人多，自行撲滅；後來火勢愈熾，見得不好了，只得打開頭門，救火的直擁進去，裡頭避火的又亂擁出來。此時官不成官，士不成士，人聲鼎沸，有如山崩地塌，海怒潮湧之聲，直鬧至天明，火尚未熄。火塊飛出貢院牆垣，延燒居民房屋，救火的也無處下手，惟有亂竄吶喊。直到向午時候，風色息了，火也萎了，方好檢點查看。

只見一個貢院，前半段竟為灰燼，後半段也只好十存二三；場內士子與執事人員役等，共燒死數百。此時凌駕山與褚愚等，也到火場外面觀看，離了裡許，猶有火氣薰騰，只好遠望。燒死舉子的親戚家人，望場號哭，聲震天地。御史等官，飛章啟奏。天子大驚，查不出因何起火，在城官員，凡有千條的，無不分別議處；又著令府尹查察被燒舉子，每名給銀五兩，與他親人家僮等招魂歸葬——其屍骸是無從尋覓的了；有旨諭工部官員即行建造貢院。限九月內完工，改十月內舉行鄉試。上諭一下，工部立刻遵行，星夜掃除火場，那些骨殖一總載出城，埋在一處。後人有弔被火士子，題詩於上曰：

回祿如何也忌才？秋風散作棘圍災。

碧桃難向天門種，丹桂翻從火裡開。

豪氣滿場爭吐豔，壯心一夜變成灰。

渡江勝事今何在？白骨稜稜漫作堆。

凌駕山得了這個消息，不勝大喜，晝夜溫習。每逢監試出案，都在前名。自此駕山只在寓裡埋頭讀書，並不嬉游怠玩。光陰迅速，已到十月初旬，貢院已是建造一新。到了初八，褚愚等已把進場事件早早打點停當，日色旁午，便點名進場。那凌駕山在場中七真七草，不到一鼓前後，早已謄完，又細細磨對一番。到明日五鼓出場，褚愚等著回寓。褚愚道：「相公文字如何？」駕山道：「我也是盡力量做的，不知試官中意不中意，這卻由得命了。」到十一日，又點進場；十二日一更以後，又出場了；十五日又進三場。那日更出來得早，未夜便回。這時十月天氣，比八月晝刻更短，只因凌駕山是用過苦功來的，溫習一月有餘，故此進場竟不費力。褚愚等竟穩捏定一個舉人，日日巴望，凌駕山口雖不說，心上也是巴不到的念頭。生成有的。若是我無此想，則你此來何

干。正是：

世人誰不愛功名？又道文章無定評。

憤憤自甘荒歲月，自然到老百無成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凌駕山考後，靜候佳音。至十月二十八九等日，尚未揭曉。到十一月初一日五更，忽聞大炮三聲，曉得貢院前掛榜。周貴要去看榜，駕山道：「有了自然報來，無名看他何益。」褚愚等必要去看。正說未了，外邊一片聲喊，鬧將進來有數十人，蜂擁而入，卻是報錄的，報「凌相公高中第二名經魁」。原來凌駕山先擬解元，填榜時拆出，見是南直人，且係監生，主考是北直人，偏要與本省人爭氣，且上科已中了南直人作解，今若再中南人，本省便不成體面，因見第二卷正是北直，又係廩膳生員，把來調換了——為此凌駕山中在第二。那時駕山喜自不必說，倒是褚愚三人分外歡喜，留報人吃了酒飯。少頃，二報又來，午後全錄都到，褚愚一總打發。

駕山自中之後，便有謁主司、投親供、參堂畫卯許多忙亂。吃過鹿鳴宴，駕山乃與褚愚商議道：「已前原作料納監後，姑且在京住下兩個月，打聽山東賊平了，便好給個假，到你那裡去住。今既僥倖成名，生成要住在京中，候來春會試，那些盤纏用度，那裡措辦？我房師係大名府元城縣知縣，我意欲往彼謁見老師，便好措得些盤纏。你竟可以同周貴回鄉，且過了歲，到新正裡，候你入京，有何不可。」褚愚道：「我本意竟住在京中，候相公來春連捷。若說盤費，我家一面取來。今相公既有此算計，悉憑作主。直截痛快。但是大名去路頗遠，魏叔一人那裡料裡得來？叫周貴隨了去方好。」駕山道：「你老人家獨自一個走路，那裡穩便？我心上也不安。」褚愚道：「近日聽得山東賊已平服，李巡撫將已進京，路上太平，我一人可以獨自回去。相公帶周貴去好。」駕山道是不妥。周貴道：「小人有個算計，是極妥的。近日在此遇了南邊一人，姓名叫做方昌，是南直和州人，並無父母兄弟；有個族人狠要欺他，占他房產，因此忿氣進京，情願跟隨官府，圖個生計；年紀有二十多歲，竟是一個會事的人。見得極不相知人，打了半日淘，便莫逆了。小人與他頗稱相識。前日有個選知府的要收個家丁，這方昌去見了，卻不肯跟他；曾對小人說，那主兒不是好人，跟他沒用。今尚未尋得主子。今相公若叫他使喚，他決然心肯；相公看他，也自然要的。」駕山聞言大喜，即叫周貴尋來。

去不多時，果同一個少年來到。見了凌駕山，便磕一個頭，起來站著。駕山看這廝，白白面孔，五短身材，卻是一個極跟得出的小廝。問他家鄉名姓，何故願出來跟人？那方昌一一答應，明明白白，有原有委，不似捏造出來。駕山心下頗也中意。彼時科甲喧赫，一僕不敷驅策，故買方昌一段，點綴極合。周貴道：「相公要他跟隨，小人對他說，他甚喜悅。」駕山道：「你出去問他，每年要得多少辛力錢，說定了，方無後悔。」只見方昌扯了周貴到外面去，不多時，同進來。周貴喜著道：「適才方昌道相公是個大貴人，他要靠著相公，只要得五六兩銀子做件衣裳便夠了。」駕山未及回言，褚愚便來攬掇。駕山原已中意，欣然依允。方昌又會寫得幾個字兒，魏義寫了靠身文契底稿，方昌自己寫就，駕山收了，褚愚即付銀六兩，方昌接去，隨到飯鋪裡取了鋪蓋來，重新叩見。

那時褚愚又與寓所主人做了定規，以便駕山轉來存紮。歇一日，駕山便別了褚愚，同魏義、方昌往大名府元城縣進發。褚愚也收拾行李，同周貴回到家鄉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李績將到涿州，李再思曉得了，正打賬起身迎接。恰值李績差家人袁應，先到家報知。見了再思，述了話；然後見麗娟，略述滅賊緣由，及起身日期。麗娟大喜，問道：「如今老爺將回，還是竟進京去，還是到家暫住幾日？」袁應道：「老爺曾說來，不到家了，一直進京，覆命候旨，再行斟酌。對小姐說，不必前來，更不必差人來接。」麗娟道：「家人總則閒著，便著他前途迎接何妨。」便令王忠、張惠明早同袁應前去迎接老爺。

次早，三人領命去訖。隨後再思帶了大兒彥直，騎頭口一路迎來。不便叫喜兒隨行，獨令李興跟著。到了雄縣大樹店地方，恰便迎著了，就在打尖公館裡兄弟相會。離別十年，悲喜交集，慰問拳拳。李績見姪兒長成，相貌頗好，舉止言談，皆是那讀書人本色，問知已納了監，定了親，心裡十分大悅。又道：「前得家信，知道弟婦病亡，使我驚悼。後知我弟已收婢作妾，又得一子，更是喜事。小姪兒資性相貌如何？姪女已出字否？」李維道：「弟婦亡後，內裡實在無人，故即以婢阿厚為妾；生子名福兒，才四歲，也還不甚頑蠢。女兒已於前月嫁與劉思遠之次子。」把那搶親一節，絕不提。李績又問及麗娟，李維隨答道：「姪女賢淑異常，俱相安無事。」把那蘭英一節，更絕口不提。乃道：「前日聞得宿遷消息，弟因病不能遠來探問，也沒有寫信來，直至王忠回日，舉家方得放心。」李績也述敘一回。

是夜，再思另尋店安歇，明日一同起身。李績打發公務了畢，便請再思相會，各敘家常滅賊等話。到涿州時，李績打發家人回家，傳語麗娟。再思父子也別了回家。李績竟同石、柳連夜進京，旅店往歇。待進過朝，然後尋寓。

次日早朝，天子升殿。李績率領眾將隨班朝見過。李績另出班奏知。天子大喜，大加慰勞，特宣石、柳二人上殿見駕。石、柳二人重複山呼。天子一見，喜動龍顏，大加稱賞。二人隨謝恩辭出。天子面諭兵部，議功優敘；所俘賊人，即著李績押發市曹正法。時滿朝眾官見了石、柳俊年英雄，無不稱羨，俱賀李績得人。李績同刑部官，將馬述遠等處決訖。天子遂賜李績、石、柳三人御宴，著吏、兵堂官陪宴。李績率領石、柳謝過恩，合朝大臣都來賀慰。也忙亂了好凡日。

柳俊與播珩商議尋訪駕山。只見天子傳出一道旨意，御駕親往上林苑打圍，便令李績隨駕，帶領石、柳俊，要觀試技勇。李績得旨，集石、柳俊吩咐：「務要小心，天子面前非同小可。」到了那日五鼓早朝，天子又當殿傳旨，宣李績統羽林護駕。少頃，擺齊鹵簿，天子親行。但見：

祥光籠地，瑞靄騰空。都護雲屯，羽林播集。前導的，畫角頻吹，對對繡旗開五色；後擁的，金播疊奏，行行彩扇列千重。左龍驤，鎧甲層層，總是那都督將軍，執劍橫戈，說不盡英雄氣象；右虎翼，錦袍簇簇，都是那國公侯伯，控鞍勒馬，描不盡富貴形容。提爐內馥鬱奇香，出自內府珍藏，不數伽南龍腦；行廚裡精華玉食，盡是上方烹飪，何殊鳳髓龍肝。玉輅金根，鸞和嘯嘯。烏紗象簡，駕序繡繡。金吾整肅，警鹵簿之參差；銀播奔馳，集犬鷹之奮厲。正是：寶蓋飛來知帝主，龍旗播處識君王。天子行幸，確有此等鹵簿威儀。非以耳為目，望空指擬之言。

天子駕至苑中，在正殿中坐了，文武依班序立，便令石、柳俊射箭。果是矢不虛發。又令比試技勇，件件皆精。文武官僚，下及校尉軍士，無不暗暗喝采。天子龍顏大喜，大加稱賞。又令羽林軍擺下圍場，天子憑高下視，那些軍士們四下裡打起簾播鹿兔，各武將都要顯能，放馬擒拿。石、柳俊與柳俊二人，竟是兩個花球，在圍場中左旋右繞，打得那些走獸何處逃生！只見遠走的，被箭穿胸貫腦，滾翻身，蹄瓜朝天；近來的，迎刀破腹斷頭，噴出血，肝腸塗地。

既圍獵許久，日已平西，傳旨收圍。各將官俱在殿前各獻所獲禽獸，比較多寡。獨有石、柳二人捉獲甚多，眾人比來，僅得其半。天子親至陸前閱視，看了不勝大喜。正與大臣問答，稱說石、柳之能。只聽得天上鷹鳴。石、柳俊要顯手段，拽起弓，靦清那只飛鷹，颯的一箭，正中個著，只見連鷹帶箭，跌下地來。天子大喜道：「古稱射雕，不過如是。」便傳旨擺宴，所獲禽獸半付御廚，其半給賞各官。李績、石、柳獨從其厚，以示優異。有《獵上林賦》一篇為證：

時維仲冬，日播其吉。曠野草衰，茂林葉脫。大阜堪升，群丑莫匿。乃較武勇之材，欲睹韜鈴之業。嘗仰慕乎車攻，遂有事乎田獵。但見田車既好，徒御不驚，旌旗交蔽，戈戟縱橫。天子乘鑿而警蹕，群侯躍馬以趨迎。此日隨班，謹效能於牧圉；平居講武，自無愧乎干城。爾乃鸞和嘯嘯，甲騎森森；出自禁闥，入乎上林。徒既選而行狩，伯既禱以來歆；馬習人而踏險，人倚馬以從禽。靡不窮搜巖穴，疾馳山岡，手揮鋼槩，臂挽火槍。幽壑效靈而顯豁，駭獸挺走以倉皇。發矢則殪此大兕，揮戈則斃彼貪狼。豺虎相依而顛蹶，免狐感類而悲傷。於時犬伺林間，隼摩雲表。下既逐乎走獸，上復即乎飛鳥。九霄搏擊，雕鳴影墮斜陽；萬箭飛騰，鵬鵝翅垂荒草。乍看兩血風毛，漸覺天空雁杳。至其日暮稽功，積禽成阜；月明休士，繫馬如雲。天顏悅而賜筵優厚，詞臣樂而奏賦續紛。美明良之景運，羨豪傑之超群。匪直五播誇壹發，良由雙勇冠三軍。斯舉也，豈曰逞外作禽荒之念，亦以見內修武備

之功。係以詩曰：恩深補助閱春秋，歲晚猶將武備修。獵較三軍道士氣，禽珍上殺薦神羞。兕觥共獻君王壽，狐腋還為公子裘。翠葆叢中窺燕賞，歡同夏諺頌王休。

當日天子駕宿苑內。明日，各官謝恩畢，隨駕回朝。吏部九卿啟奏：擬李績兵部右侍郎，石瓊、柳俊俱擬專城游擊，王人傑、仲大德授以署守備。天子以功高賞薄，特降恩旨：擢李績為兵部尚書，石、柳著以總兵補授，投誠兩員著以守備擢用，著令兵部開列缺員，以憑欽定。聖旨一下，兵部裡不敢怠慢，正值吳淞地方總兵員缺，開缺具題，聖旨即著石瓊補吳淞總兵官，柳俊候缺即補。

李績意欲回家去省墓，又念初有軍功，旁人豈無猜疑，不便告假，且到部一年半載，再作計較。一面擇吉上任，一面寫了家報，慰問弟女。家中已曉得升官等事，麗娟不勝大喜，即附信與婉玉，俱各快心。

獨言石搢珩與柳俊無甚根由，報房裡無從討信。雖知石搢珩是山西人，那山西省的報房去查訪石家，卻無個住居家室，只好胡亂尋些親族報知罷了。閒中點綴一筆，豈知是極要緊話。那浙江省裘家，無從曉得，所以總不知風。柳俊出身宣府，後遷北直，孤丁獨戶，報房裡竟無從尋覓家鄉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再說石搢珩有了地方，原要伺候敕書文憑，照例等待，但念父母墳墓遠在山西，不能回家祭奠，心下好生難過，然也無可如何，姑俟後日。柳俊見公事稍暇，便到父母墳上祭奠，建築墳塋，連那義母柳寡婦墳墓，都行修造。一面訪問主人消息。見北直登科錄上有「凌六鼇」名字，係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，由監生出身，中北直鄉試第二名經魁，柳俊一見大喜，說與李績、石搢珩，亦各歡喜。連忙查訪寓所。方知往大名府元城縣見房師去了。石、柳二人好生不快，然自料要候缺候憑，駕山自然回寓，且安心守等不表。

卻說劉思遠見李績減賊還朝，曾拜會道賀，深致懇懇。候李績到了兵部，公事稍閒，乃與一個閣下——是思遠朋比忘形的一黨——說知，要向李績求親。那閣下欣然願為執柯。自己又不便褻尊，轉托一個同類之人，即是李績的同年傳匯徵，現居戶部侍郎，叫他將情轉致。

李績那日朝罷回寓，只見戶部侍郎傳匯徵來拜，李績迎進坐下，略說些別話，便將閣下為劉思遠公即求親之事說知。李績聽罷，愕然道：「思遠有幾位令郎？」傳匯徵道：「有兩位，大令郎已得過令孫了。如今要與年兄連姻的是二令郎。」李績詫異道：「思遠二令郎是舍姪婿，係今年十月內畢姻。前日舍弟相會，言之鑿鑿，怎麼又要與弟連姻？年兄莫非誤聽了？」那傳匯徵但奉閣下之命，卻不曉得那些原故，今見李奇勛說出，竟弄得無話可答，只得道：「某閣下與弟面談，具述思遠之意，極其諄懇。今年兄卻又說得如此，這事卻甚奇怪。待弟就去面會思遠，看他有何緣故，再來奉達。不然弟竟孟浪極了。」說罷，即起身別去。

竟到相公府內，一路尋思，甚是懊惱：劉思遠已娶他姪女，怎麼又去求親？閣下未悉根由，即便叫我去說，卻討恁般沒趣。尋思未了，已到相府門首，下轎傳報進去。閣下出來迎會，傳匯徵便說知上項的話。閣下也愕然道：「學生據思遠之言，特來相托。已娶之事，實有未知。」便著人請思遠。

須臾請到，相見坐下。傳匯徵又將李績之言述了一遍，閣下也埋怨了兩句。劉思遠料難隱瞞，勉強逡巡，便將李奇勛兄弟李再思如何許親，如何又推姪女不肯，如何設計叫去要搶，卻將他親姪女調換，「如此狼心狗肺，愚父子受其播弄，情實不甘。小兒實實訪知李奇勛愛德容並茂，必欲成此姻事，故敢相托。今李奇勛但知伊姪女歸於小兒，不曉得他乃弟這等設心無行，還求二位老先生鼎力玉成，愚父子感激不淺。」閣下沉吟不語。傳匯徵道：「人家結親，一夫一婦，未聞有姊妹同歸一婿。傳匯徵說話，初先著實有理。況且他姪女先嫁，他令愛怎肯反居其後？李公性格又多執拗，那裡肯聽！」思遠道：「從來姊妹作媵，古禮如斯。況他乃弟設騙喪心，禮法上斷行不去；李奇勛得知，也要痛恨。只怕極該與舍下連姻，正好彌縫前失。著他令愛得歸小兒，自然六禮全備，他的姪女來時，不成局面，自然退居妾媵，這那裡論得先後。李奇勛性雖迂執，有二位老先生執柯，於彼增光的事，他有甚不肯。」傳匯徵聽了思遠的話，似乎有理，沉吟不語。閣下便道：「已前之事，雖李奇勛兄弟設騙，固屬不合，然令郎輕率妄為，也有些孟浪。但想人家姊妹，先後迎娶，事亦頗有。向聞得令郎肯在家埋頭讀書，決是大器。李奇勛得此快婿，更得親家，亦屬樂事。既然思遠諄切相求，傳先生不必憚勞，再為一往。學生會見奇勛，也要面致。」世務人見人說沒理話，再不肯侃侃鑿鑿阻他，必定還替他周全委曲。傳匯徵見相公那般吩咐，不敢推辭，各各相別。

到次日，重到李家來，再將昨日各人的話反覆詳說。李績道：「這也休要怪著舍弟，只怕其中未必如此。彼時弟在山東，軍務控德，焉暇議及兒女私事？況弟現在，舍弟焉能專主？且夫婦為人倫風化之始，那有先娶其妹再娶其姊？古時諸侯婚嫁，乃有姊摺作媵，自漢以後絕無此禮。且我等何人，敢行此事！弟固屬寒微，何至羨慕富貴，非分妄行，惹人笑罵。」傳匯徵道：「此舉出自劉思遠喬梓，誠求淑女，非乾年兄羨慕富貴。年兄何必泥於常理，不肯通融。」李績笑道：「此婚煙大事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，總沒有行權行變之道。舍姪女既已有家，而劉公子亦已有室，思遠亦已有媳，何得起這般念頭，作那不情之舉？便詫異極了！這事斷無此理，斷不可行。」說得刀斬斧截。傳匯徵見說不入港，只得將盡頭話說出來，便道：「天下事亦不必太執。求親固在劉氏，然也是閣下看重年兄，為年兄得此佳婿，允與不允，亦非異事；但於閣下面上過意不去，且仕途上順逆難料。年兄當熟思之。」李績聽了，勃然大怒，拂衣而起道：「年兄此言，分明以勢要挾，想其情更為可惡。我道年兄讀書明理，原來一味趨炎附勢，不近人情。此事斷無從理，悉從他擺佈便了。弟也有事，不得相陪，年兄請回罷。」傳匯徵受了這場發作，漲紅了臉，無話回答，悻悻作別而去。初先還稍有不直思遠之心，這刻一味恨怒李績。小人無理，朋比之狀如畫。

復到相府，備將李績發怒情狀，加添兩句，說與閣下。閣下大怒道：「求親也是情理之常，允不允也由得你，為何遷怒旁人，便敢得罪於我？可惱，可惱！」聲口逼肖。遂令人請思遠到來，告其所以。三人惱做一團。劉思遠道：「我想李奇勛所收石、柳二將，俱係少年，自然未娶，今又皆授總兵，必擇一人為婿。」三人各自胡猜一回，然屬無可奈何，各自別去。

劉思遠回寓，輾轉尋思，猛得一計。那時有朝鮮國王奸臣作亂，缺了貢例，朝廷議遣一員前往，責其有違納貢，兼治他臣下作姦，安撫他百姓生業。九卿保舉，苦無其人：「我何不將李績薦他一本？事成，我得薦賢之名；事敗，治他不職之罪。那路上風霜勞苦，待他去耽受些，稍泄我胸中之氣！」便去告知閣下，要他在朝廷面前攬掇。連夜寫本，到明早具奏。

朝廷見了薦本，與宰臣商議。那閣下一力贊襄，非李績能員，不堪此任。朝廷准奏命下。李績聞命，見薦本出自劉思遠，明知他假公雪忿。然既有成命，何敢憚勞。一面束裝候旨。石搢珩與柳俊聞命心驚，念李公老年之人，怎生遠涉外邦，衝寒冒雪？都叫他上本辭免，天子也自然准奏。李績不可，道：「君命不可有違，臣子不宜規避。但須一人同行。我想柳延秀尚未有地方，我當出本題明，隨我前去。」柳俊欣然願往。石搢珩道：「文憑尚緩，卑職也願相送出關。」李績當下寫了謝本，並帶柳俊同行的情節，開明具題。天子本念李績一人難任勞苦，今見他要總兵官柳俊同行，便批本允了，即傳旨著光祿寺擺宴，令宰臣陪宴，朕躬御殿送行。石搢珩也題一本，要送李績到關口回轉，然後領敕書赴任。天子亦行准奏。

次日，便殿賜宴。就是這個閣下相陪，極口揄揚，一味推獎。李績看得小人常態，總不在意。少頃，天子升殿送行。李績謝恩畢，跪聆聖訓。陸辭出朝。早有羽林官軍擺隊起行。天子更著九卿官員出城相送，眾官誰敢不遵？齊到城外，設餞送別。這番出門，分外榮耀。

李績先已打發家人賈家信兩封，一與再思，略敘辭親緣由；一與麗娟，備述劉家求親假公泄忿之事，兼慰麗娟不須牽掛。是日即同石、柳長行，部定一百健軍隨往。

不表李績前往朝鮮。且說劉世譽在家接得父親家信，說「李績堅執不從，無法挽回。他手下有兩員總兵官，一名柳俊，一名石瓊，俱係少年無妻，待柳俊更加親厚，定有贅伊為婿之事。我因恨他不過，已假公泄忿，薦往朝鮮公幹。等他受些路途風霜勞苦，少舒我氣。」世譽不見此信猶作癡想，一見這等回書的確，怎得不惱？將家信紛紛扯碎，老子的家信，竟公然恨怒扯碎，無禮之

極。總是一個失教。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那老狗受些風霜之苦，何足為奇！除非死在路上，方稱我意。」越思越恨，便請白子相到來，告知備細。

白子相道：「已經決絕回頭，相公竟別選高門，再求豔質，把那李家親事不必再提。」世譽道：「我心上氣這老狗不過，怎生替我算計個妙法，把他弄死了，不但出我心頭惡氣，親事倒要圖成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世譽道：「如今李家都把這個老狗做個推頭，若弄死了他，便沒得推了。那時由我作主，不怕再思不依我行事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要他女兒，去弄死他的老子，只怕這話也難說。」世譽道：「且看我機緣何如。或者這老狗受不得風霜勞苦，在路上死了，也不見得。」正是：

要他親女遂婚姻，又要先亡伊父身。

如此設心真狠毒，世間應少這般人。

那時世譽留白子相吃酒，白子相道：「近日李二爺令愛如何？」世譽道：「行將就木，我倒求他早死一日，眼睛裡卻去了一個惡物。」正在閒話，只見京中又有人齎家信到來，世譽拆開看時，不過為著家務說話。

那齎書的不是家人，是南直揚州人，姓毛，排行第二，是戲班裡一腳小丑。最會插科打諢，心性又極即溜，鑿貌辨色，善於應對，凡事見過不忘，戲班裡缺他不得。凡揚州鄉紳大戶，以及鹽商木客，他都曉得根底。所以得知可嚴，又知柳俊。其年毛二合班到京中，投一官宦門下，那官宦乃思遠同年，思遠見了毛二，便贊他好，不上幾時，那同年為事降調出京，便將那一班戲子送與思遠，若無戲做，便叫毛二進府中服侍，甚為親用。同輩家人見他伶俐過人，皆喜愛他，且為他善說冷話，卻又恨他，為此題他一個綽號，叫他「毛二刁子」。人順口叫他「二刁子」，把他毛姓竟掩過了。那時二刁子要回揚州做親，思遠賞了他幾兩銀子，順便叫他捎帶家信。世譽原先已知有個二刁子在京裡父母處服役，今見他帶信回來，便叫小廝去喚他進來，看他怎麼樣一個人。

少頃喚到了，見了世譽，磕個頭，起來站著。世譽把他一看，只好二十多年紀，生得五短身材，紫黯色臉，雖則做個小丑腳色，臉嘴原好，鮮眉亮眼，是個乖巧的人。世譽問他說話，對答如流，滿心歡喜。便叫他唱個曲兒，二刁子便頓開喉嚨，唱個四乎腔。白子相曾胡亂學唱過，見二刁子唱，便把箸拍著桌子打板。二刁子唱完，便道：「相公，小的方才進來，問知相公同白老爹飲酒，這位是白老爹了。」白子相接口道：「我正是姓白。」二刁子道：「向聞得白老爹吃東西，常放在鼻子管裡去，可是這般的？」世譽大笑道：「胡說，為甚麼放在鼻子管裡？」二刁子道：「方才見白老爹把箸押板，都是錯的。想來揀東西吃，也自然要放錯了。不知妄作，必為識者所笑，可不慎與。世譽正含著酒，噴做一台。白子相紅著臉沒趣，也笑道：「好趣話，卻取笑著我。」斟酒小廝都竊笑起來。世譽笑道：「二刁子真個有趣，怪不得人都喜他哩。」當夜白子相別去。

來日二刁子要看看房屋園亭，還要住兩天方回南去。世譽見二刁子隨機應變，意中竟要留他，無奈他要回家做親，難以留他。一日，二刁子進見世譽，道：「小的蒙老爺公抬舉，感激不淺。本宜常隨效力，無奈要回家完娶。小的卻有一個相識，因無力經營，情願投靠官宦人家。為人甚是小心伶俐，又會知書寫字。更有一樁希奇本事，學縱跳術法，一縱能去丈餘，連縱十次，便去十餘丈，人追不及。也是揚州人，姓邴，名一。」

你道那二刁子所說邴一卻是何人？原來就是丁嚴。那丁嚴在邴州逃到京師，打聽得官府畫影圖形捉他，便改姓了邴。因天干有丙丁方位，故藏丁換邴，自稱為邴一。日裡沿街討飯，夜間冷廟裡去歇。自想那般富貴受用的人，今日事到其間，不得不如此了。初時還藏藏躲躲，後來打聽說山東賊已平服，事已冷了，便到街坊討飯。丁嚴這等狼狽，應得之罪。

一日走到一個衚衕裡，劈面撞見了二刁子。那二刁子一眼看見，卻似丁少師的公子，雖身軀消瘦，面目黧黑，然而神氣舉動也還一樣。丁嚴也認得是戲子毛二，卻不敢招架，低頭便走。二刁子仔細一看，果然不差。心下吃驚，為何這般狼狽？更見他的遮掩光景，知是無顏見人，便跟定了他。隨到一個冷僻去處，二刁子叫道：「丁相公，你為何這般模樣？」丁嚴答應道：「毛二，你叫我是好心，是歹心？」二刁子道：「我教你有什麼歹心？你須向我說，為何如此？」丁嚴道：「這裡不便說話，你隨我來。」便領到一個去處，極冷的破廟裡，便是丁嚴存身之所。進內坐地，二刁子坐於門檻上。丁嚴便將被回祿的事敘說一遍，更假捏避仇進京，以致狼狽如此，道罷，淒然淚下。二刁子道：「丁相公，你何等家私，揚州城里數一無二，今日到這般田地，怎生過得？不道你們那般人家，便沒得十處念處莊房，一百二百家僕，憑他家鄉煩難，煞強似出外寸步。有仇仇家切骨關係，便至離鄉背井，流落到這般地位？你方才怎向我說好心歹心，其中定有原故。足見刁子。我有好心救拔你，你須向我說個實情，決不欺負。」

丁嚴被毛二盤駁，支吾不去，撲翻身便拜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你必要救我性命！」二刁子慌忙扶起，丁嚴將投賊逃走的始末說知。二刁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些通行文書，事久則罷。這京師裡偌大一個去處，那裡理得著這樣小事？你竟放心。我搭救你，不要受這樣活地獄的罪。」丁嚴大喜道：「若能如此，你是我重生父母了！」撲翻身又拜。二刁子扶住，心子裡想：「丁公子當日在家時，我們到他府裡唱戲，便磕破了頭，他也不理。今日為了事，要我搭救他，便只管拜我了。可見什麼叫了骨氣？不過處的境界好歹，便分出貴賤來。」反自感傷。讀書人盡有不知。有五錢重的銀子一包，將來遞與丁嚴道：「我如今在前門外第二條衕劉吏部家效勞。你明日把那些行貨都撇下了，將這銀子買一件布棉袍子，穿了到那裡來，我在那裡候你。這劉府近側寓所有一個小酒鋪，可以安歇得人，我便送你鋪蓋在那裡安歇。我乘便覓個主子，送你投他門下效勞，做個親丁常隨，也圖一飽再處，不強似這般受苦。你心下如何？」丁嚴大喜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這等極妙的了。只是我如今露不得本姓名，我已改了邴一。你但叫我邴一便罷，萬萬不要提個『丁』字影兒。」兩下講夠多時，二刁子別去。

邴一便去衣服鋪裡買了一件棉衣。到明日，討些湯水，淨了手腳，挽好了頭髮，戴頂舊氈帽，丟下乞丐傢伙，竟到前門二條衕衕。果見毛二在彼候著。一見，便引他進酒店坐下，與一副鋪蓋，對店主人說道：「他是我的鄉親，要來投人的，下在你店裡，飯錢宿錢我來銷算。」店主見是劉府裡人吩咐，那敢不依。一連住了多日。

邴一那些縱法，二刁子都看見，曉得了，正打點尋分人家送去。不期家鄉父母寄書來，催他立刻起身，歸家完娶，一時來不及了，便別了思遠，告假還鄉。思遠賞了幾兩銀子，付家信與他帶回。二刁子原作料把邴一進與劉公子，故同他出京到涿州，看劉公子為人舉動，盡收留得這般人口，所以清晨特進見說知。世譽聽見說會縱跳飛越之術，心上詫異，自然要看，好異之心皆同。忙問道：「那人今在何處？」二刁子道：「現在府上門房裡。」世譽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二刁子便出去叫：「邴一，二相公叫你去見，須要小心。」邴一隻得屏氣斂息，走到世譽跟前，磕了個頭，起來站立著。世譽看他到是一個有福氣的相貌。

你道二刁子見他討飯時卻甚狼狽，如今世譽卻道他似個有福的，這是為何？只因邴一原是世家公子，巨萬家私，富貴極品過來的人，自然有一種勝人骨相。前次落難流離，饑寒困苦，自然狼狽不堪。後得二刁子收留，飽食暖衣，自然有些復還原質，所以世譽看得叫好。

便問他家鄉生業，為何投人，關鍵一路，漸漸引入，如游武夷。邴一一總扯謊回答。世譽便問道：「說你會縱跳術法的，可真的麼？」那邴一便將身縱一縱，直縱到牆門口，有一丈四五尺路；又一縱，直到後堂簷下；復身兩縱，依舊到原處了。世譽大喜道：「這法子學得會麼？」邴一道：「何難？相公要學，小人當盡心傳授。」世譽道：「學會了，與人趕路，我跳在前邊，他卻追我不及。」邴一道：「不獨此也。倘有急難之時，飛牆越屋，便好脫身。」只那一句話，打動了世譽心坎上一樁事，便道：「你投我效勞，只要小心謹慎，自然重用。我們要提拔一人，可以立時富貴。」便進內取出兩封銀子，各重十兩，一包付與二刁子道：「你明日要回去，可將去親事裡使喚。」一包付與邴一道：「你將去買些衣服用度，若有用處，我再賞你。」二人不勝大喜。又各叩頭告別。

那時邴一就在府內宿歇，二刁子道：「邴一，你造化到了。二相公定要學你的法子，故此重賞。若教會了，必然狠謝你哩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喜歡不了。明早，二刁子進來磕頭謝別，自回揚州府去。

午飯時候，世譽叫邴一說話。說了些江南風景，說一回出外的路途景況。便起身獨叫邴一隨著，轉彎抹角，到一個密室裡，世

譽自己把角門關上，叫邴一也坐了。邴一失驚道：「小人怎敢放肆？還求相公尊重！倘有差遣，小人願往。」世譽道：「我有一頭至機密極重大事，要托你做。我看你會事了得，自然幹辦得來。你必坐下，我方好細講。」邴一依言坐下。只因這劉世譽說出此情，有分教：

率意妄行，自送殘生都是孽；

為人逆理，天誅二罪總難逃。丁嚴投賊、行刺兩罪。

未知世譽所說何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